

新派公案小说

宋公案

王宏甲 著
鹭江出版社

王宏甲 著

宋公案

鹭江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宋公案》向读者展现七百年前中国宋代著名大法官宋慈，在“山河破碎，锦绣成灰”的乱世中洗冤禁暴，富于传奇的一生。

它将把您带进宋代市井生活，并使您看到“中外分忧大臣”宋公，以他的秉直公正与真知智慧，在侦勘、检验、洗冤、缉凶的断案生涯中所展示的一幅幅神奇的画卷。

宋慈晚年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官勘查检验学巨著。全书从辨尸、尸变、凶杀、奸杀、服毒、火烧、水溺等死因推断，涉及医学内、外、妇、儿、伤、骨及药理、解剖学各科知识，是宋慈一生经验之结晶，成为标志着当时世界法医学最高水平的一座丰碑。

这部公案小说，史料翔实、奇案迭出、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各类人物。

就这万分危急之时，那缩在墙角的女子吓得突然发出
一声令人心悸的惨叫……（第六四页）





可是童官还跪在地上。这时，宋慈毅然从托盘中托过两盏酒来……
(第一五七页)

只見是在铁匠那堆未磨上柄、亦未曾排开的铁刀之上，
飞集了许多苍蝇……

(第二六七页)



祭公祭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屋瓦上，童官与田槐酣战正烈，月光下一招一式，皆见分明……
(第三三三页)



好公案

民儿首先惊见，她连叫都来不及叫一声，即扑向父亲，
以身挡住了飞来之刀……
(第三五七页)



群情鼎沸……

宋慈的三骑驰进了法场，万众欢呼，

(第四五八页)



目 次

第一章 不测风云.....	(1)
一 古道蹄声.....	(1)
二 夜走海听居.....	(7)
三 香棺天坠.....	(16)
第二章 故乡云烟.....	(23)
一 夕照流萤.....	(23)
二 秋风萧瑟.....	(28)
三 童家之冤.....	(33)
四 仿佛是场梦.....	(38)
第三章 血沐情志.....	(44)
一 水拍船舷.....	(44)
二 “大宋的王法”	(50)
三 世界静得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53)
四 甬道深处.....	(57)
第四章 东方书城	(73)
一 月夜清辉.....	(73)
二 书坊万卷堂.....	(78)
三 莲源如是寺.....	(87)
四 怯拳.....	(93)
五 洞室奇获.....	(97)
第五章 剑拔沉埋.....	(107)
一 秉性不改.....	(107)

二	御贡兔毫盏·····	(113)
三	游刃有余·····	(122)
四	考亭朱子祠·····	(127)
五	白虎历节风·····	(133)
六	风雪落梅诗·····	(141)
七	天高路远·····	(150)
第六章	目濡足践·····	(158)
一	薰香炉前·····	(158)
二	一夜之间·····	(166)
三	窗外飞来的银子·····	(176)
四	黄泥村探访·····	(182)
五	决计亲检·····	(187)
第七章	光怪陆离·····	(196)
一	奇案迭出·····	(196)
二	警鼓稀鸣·····	(202)
三	又一宗“血案”·····	(208)
四	地南天北·····	(216)
第八章	十步芳草·····	(222)
一	斤盐之劫·····	(222)
二	月儿又圆又明亮·····	(228)
三	霍氏爷孙·····	(235)
四	仵作世家·····	(242)
五	游湖案·····	(252)
第九章	天高地阔·····	(259)
一	烟火下的碎尸·····	(259)
二	飞蝇识器·····	(265)

三	“杀仇”与“杀奸”	(271)
四	在大宋辽阔的天空下	(284)
第十章	赴任通判	(293)
一	赤地弥望	(293)
二	杜家楼	(303)
三	三更火警	(310)
四	现场勘检	(315)
第十一章	血染芳华	(325)
一	星夜追捕	(325)
二	五指金钢爪	(330)
三	验地显形	(339)
四	不平静的一日	(346)
五	花信之龄	(352)
第十二章	阳焦叶荫	(362)
一	朦瞳酒庄	(362)
二	又一个被刺女子	(371)
三	溪源峡谷	(377)
四	迎着水天远处吹来的朔风	(384)
五	心底神州	(391)
六	心为之洁	(397)
第十三章	提刑任上	(405)
一	番山牢城	(405)
二	阿香姑娘	(415)
三	木棉花开时	(422)
四	掘墓验尸骨	(430)
第十四章	辙迹所至	(436)

一	井下墓中·····	(436)
二	忘情驰骋·····	(441)
三	糊裱匠家的翰墨女·····	(445)
四	一支飞来的响箭·····	(454)
第十五章 吹尽寒沙 ·····		(460)
一	樵心泣血·····	(460)
二	困窘中萌发·····	(467)
三	淳祐丁未年·····	(475)
四	惊起的群鸟展翅高飞·····	(480)
第十六章 纳无所穷 ·····		(488)
一	宁馨的早晨·····	(488)
二	马蹄声声·····	(493)
三	案发市舶司·····	(498)
四	隔物勒杀·····	(505)
五	生死之搏·····	(513)
六	天将破晓，静得出奇·····	(521)

第一章 不测风云

一 古道蹄声

黎明的风，带着旷野潮湿、清凉的气浪，不住地扑面而来。一座座星散、肃寂的村落，在动荡、迷蒙的雾霭中，匆匆闪了过去。听不见村落中此起彼落的鸡鸣，听不见村落中狺狺的犬吠，唯有足下急如骤雨般的蹄声不绝于耳，追赶着天上的晨星。

遥远的天际只剩下最后一颗硕大的启明星，宛若一只顽强的眼睛注视着大地上疾驰的飞骑。

这条商道出临安，经浙南，奔向福建。晨光衬出了大道上两匹快骑飞奔而来的剪影，骑在马上的是宋慈与宋颢。

这是上路的第二个白日了。已经过去的两个夜晚，他们二人都是只打了一个盹儿，就又上路。自从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后，宋慈仿佛就再也没有什么睡意，只要一合上眼皮，就看到了父亲那双急切盼他归来的眼睛。这双眼睛说不定什么时候闭上，就再也不会睁开，每当想到这，宋慈便觉得一刻也不能停息。

宋家数代皆一脉单传，宋慈没有兄弟姐妹，宋慈的父亲唯有姐妹而无兄弟。几十年来，父亲对宋慈的爱，实在远非一般父子

可比啊！

三十二年前，当宋慈呱呱坠地之时，他的父亲在外居官奉职，远在千里之外，父亲细细地推算着孩儿出生的时日，一连数日睡不安觉。仿佛算准了出生的必是男儿似的，父亲给他取好了名——“慈”，字——“惠父”。便是对孩儿的未来寄予了最大的希望——望子日后能高科入仕，做一个恩德慈及草木，贤名垂于青史的父母官。

几十年来，父亲从没有放松过对孩儿的培养，这里有父亲对儿子的全部的爱和父亲所期望给予儿子的全部财富！

可是，高科入仕，谈何容易啊！

宋慈二十岁入太学，太学里等级森严，仍实行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的“三舍法”，将学生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等。宋慈不甚费力便以博记览、善辞令的优异学绩被纳为上舍生。当着无论是父亲还是太学里的先生都以为他“可去一试”时，他也曾是那样踌躇满志地步入礼部贡院，踏进标明他考名的号房。榜吏将那显示着皇家尊贵与严威的金黄色缎织号顶放下来了，他心里仍是那样沉着而镇定，捧卷举眸，源源不绝的文思涌来笔底，运腕挥毫，他答得应手得心。礼部试后，他满怀信心地准备着金殿复试，谁知礼部发榜，他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胜败乃兵家常事。”父亲没有责难他，轻轻一句，算是安慰，也算是鼓励。

宋慈自己倒是很羞愧了一阵，难过了一场。但他并不气馁，谁知二度应试，亦是如此。

“莫不是科场舞弊么？”

对于自己的两次落第，宋慈不禁做出如此怨叹。这也是当时不少落第的举子们常不免私下议论，乃至公开联名向主考官发难的议题。

“放肆，岂可做此无出息非理之想！”父亲忽然这样严厉地训斥他。

如果仅是这样训斥，对宋慈也许未必会产生怎样的触动。一向并不唠叨的父亲还偏偏不厌其烦地在宋慈的耳边一再重复着宋慈自己也晓得的事儿：什么科场举士，朝廷自宋太宗淳化三年始，就建立了“锁院制”，尔后，太宗亲御崇政殿主持复试，又如何采纳监丞陈靖的建议，实行“糊名制”，再以后，朝廷又如何实行“誉录制”，督专员将考生试卷另行誉录，以使考官不但无从窥探考生姓名，就连字迹也无从辨识了，如此等等等等。

父亲还说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话儿，宋慈听不进，也不愿听了。但父亲的这番唠叨，不论是出于对儿子的深爱还是严督，都深深地刺痛了宋慈的自尊心。既然科场无从舞弊，不就是他宋慈无能么！此后的岁月，枕卷秉烛，宋慈算是真正尝透了攻书课业之苦。

到了今年——宋宁宗嘉定十年（公元一二一七年），宋慈终于在通过了礼部试后，又参加了宁宗皇帝亲御的殿试，并在这次殿试中以南宫奏赋第三高中进士。他是多么高兴啊！

金榜题名。他终于盼来了这一日。当他终于看到了这好不容易攻取而得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父亲。当然，他也想起了父亲不知给他讲过了多少回的本朝先贤：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想起了父亲给他说过的家乡一带的几位名人：李纲、朱熹、真德秀……他们中，哪一个不是在高科入仕之后，为国家做下足堪世人瞩目的业绩！从今以后，他宋慈也可以象他父亲和他自己所推崇的古代和当代的贤臣那样，去竭尽智能辅弼君王，去披肝沥胆匡护社稷；去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去实现平生的抱负，去建树一番无愧于祖先的业绩！

他正打算着要怎样让远在广州任节度推官的父亲尽早知道这

个喜讯，哪里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倒先得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

.....

蹄声不住地敲打着寂寥的大道，约莫中午时分，宋慈与宋錕二人在路旁的一片小店前停了下来，吃了一点东西，饮了马，就又上路。

宋慈的父亲，名巩，已是年近花甲的人，多年来都少有疾病，就连感冒风寒也几乎与他无缘。此番得病始于去岁夏秋之交，初时只是感到胁腹胀满不适，胃纳不佳，二便不调，于是自行调理，没有十分措意。但日循一日，迁延数月，仍然未有振作，渐渐觉得胁下有一痞块，隐隐作痛，竟至动辄神疲身倦，不能料理公务，延至今岁春来，肤色暗晦无华，形体羸瘦不堪，腹部却又胀如有孕，观之皮薄而紧，青筋显露。叩之如鼓，闻之时有鸣声。宋巩在广州多方寻医访药，都不能愈，便决意回福建建阳老家。

宋巩的祖籍原非福建建阳。宋氏家族是一个官僚世家，祖上自唐文真公传四世，由河北邢台迁至浙江建德，又传三世始迁福建建阳。这迁官建阳的宋氏先人卒于建阳任内，从此，宋氏一家便在建阳定居下来，成为建阳县人氏。

这迁官建阳的宋氏先人表字“世卿”，宋巩自己的表字则曰“直卿”，可见对子孙入士为官之重视，不只是宋巩如此，宋氏家族世代都是如此。当宋巩预感自己已是日暮西山之时，唯一挂心的就是儿子宋慈此番进京赶考的结果如何。

“泗震……”忽一日，他就唤着已跟随自己多年的贴身老随从宋錕道，“快快打点行装……火速回乡！”

“大人，”宋錕见宋巩说话时都很吃力，不禁担忧地劝道，“你目下这身体……怎经得起一路颠簸……”